

寻盐商旧迹

□南京 张长宁

烟花三月下扬州。这天,我沿大运河两岸,寻觅当年盐商遗落在时光里的旧迹。

扬州依运河而建,因盐业而兴。隋代运河开通后,南北舟楫、天下盐利皆汇聚于此,官府掌盐政之权,商人行运盐之务,这座城的风华,便古运河两岸慢慢扎根。

行过衙署,再至瘦西湖,烟波间藏着一段盐商旧闻,看似戏说,却非虚言。乾隆南巡途经五亭桥,望着湖面潋滟波光,随口感叹,此地较京城颐和园少一座白塔,便缺几分气象。乾隆言者无心,总商江春当即应声,称陛下明日再来,白塔必成。当夜,江春遣人买通太监取来塔样,调集整船食盐,以盐为材、糯米为胶,外裹素洁白绸,数万工匠连夜赶工。天将明时,湖畔便立起一座通体雪白的亭塔,远观如白玉雕琢,光亮温润。乾隆次日登船远眺,初以为是神迹,知晓为盐堆所筑后,只淡淡叹道:扬州盐商果然富可敌国。后来江春以砖石砌成真塔,留存至今,成为瘦西湖畔一处经典景致。

逛毕盐运使司衙署,我悠然步入东关街。清代中期,此处是盐商往来的核心商

业街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发亮,沿街老旧铺面,当年皆是盐商频繁出入之地。街中段的个园,主人正是黄至筠,他执掌盐业五十载,园子以竹为名,四季假山精巧绝伦,宅院与园林相连,既是栖居之所,亦是商谈盐务之处。盐商的万贯家财、体面尊严与审美意趣,皆藏于一砖一石、一草一木之间。不远处的汪氏小苑,是寻常盐商居所,院落格局紧凑,暗门、隔间、雕花都完好保存,暗室藏银票、暗门防匪患,由此可见,盐商营生从来都不易。

出东关街,便抵东关古渡。明清之时,这里是官盐转运的核心码头,盐船鳞次栉比,装卸之声昼夜不息。盐从盐场运至此处,再发往全国各地,河水流淌的不只是货物,更是扬州的钱粮烟火,还有盐商与百姓的生计悲欢。沿运河向南行,便是南河下街区,乾隆年间,这里会馆林立,盐商大宅连片而建,是扬州真正的商业中心。汪鲁门盐商住宅有九进院落、百余间屋舍,楠木大厅气派非凡,如今作为大运河盐商文化展示馆对外开放;周边的湖南会馆、湖北会馆、四岸公所,是盐商聚会议事之地,当年官府加税,盐商联手停工,终逼官府更改税率,抱团之力可见一斑。如今的南河下,老

宅改作精品民宿,文创小店集聚,古巷老街,于春风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谈及运河由来,世人常念及隋炀帝。《资治通鉴》《隋书》记载,大业元年,朝廷征百万民夫开挖通济渠,又调十余万人疏浚邗沟,连通黄河、淮河、长江,只为保障南北漕运通达。民间传说更添几分浪漫色彩,称隋炀帝心系广陵琼花、江南烟雨,不惜倾尽国力修御道、建行宫、造龙舟,三幸江都。龙舟极尽华美,高数十丈,分四层楼阁,饰以金玉珠翠,八万余纤夫缓缓牵引,船队首尾相连,绵延两百余里,极尽奢靡。隋朝国祚不长,这条运河却以万民血汗,为扬州铺就了千年繁华的根基,此后,扬州成为南北水运线上的璀璨城池。

自唐至清,两淮盐税占全国盐税三分之一以上,朝廷国库,大半倚仗盐利充盈,扬州也因此稳居东南第一都会。世人皆吟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,皆盼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”,世间风流与富贵,尽聚于这座烟雨城中。

如今的扬州老城区,街巷、宅院、码头均未被过度修整,依旧保留旧时模样。盐商文化文旅板块人气旺盛,带动餐饮住宿收入稳步增长,成为扬州文旅的亮眼招牌。

阿婆的豆花

□福建平和 游贵阳

巷子里的风,把楼房红砖缝里的青苔沁出来。在湿答答的早晨,那股子焦糖混着淡淡豆腥味的香气,钻进骨头缝。那天拐进这条小巷,不是特意来找豆花,但鼻子一痒,脚就不听使唤了。

阿婆坐在那儿,守着那只“大肚子”陶缸。闽南豆花,在外地人眼里可能有点“没出息”。它太软了,筷子根本夹不住,只能用勺子小心翼翼地“兜”着吃。这不像北方的老豆腐,硬邦邦的汉子,扛得住辣椒油,也受得了醋。我们家乡的豆花,讲究的就是一个“水”。阿婆管这叫“吊白”,白得像凝脂,嫩得能掐出水来。

有一回看阿婆“点卤”,才晓得这玩意儿有多刁钻。这可是真功夫,不是随便倒点石膏粉就完事的。她用的是秘制的“盐卤水”,手腕子得稳,顺着石磨流出来的豆浆,细细地、一圈圈地“点”。那一瞬间,豆浆就像被施了魔法,从浑浊的液体变成了颤巍巍的固体。阿婆当时嘀咕了一句:“心急喝不了热豆浆,火大点不好吃。”这话我记到现在,

欢趣

□江西南昌 陈玮佳

“啾啾,啾啾。”清晨天刚蒙蒙亮,清脆的鸟鸣便穿过纱窗,漫进屋里。我揉着惺忪睡眼起身,不用看也知道,定是笼里的两只虎皮鹦鹉醒了。小女儿听见声响,趿着拖鞋就往阳台跑:“鹦鹉,鹦鹉,我们来啦。”

这两只小家伙,是去年冬天带回家的。一身黄绿相间的绒毛,脖颈处缀着细密的蓝斑,翅膀上的纹路如虎纹般灵动。起初女儿们只是好奇,看它们啄食小米,看它们互相梳理羽毛,看它们在栖木上蹦蹦跳跳,眼里满是欢喜。日子久了,喂鸟、换水、清理笼舍,成了姐妹俩每日必做的功课,从最初的手忙脚乱,到后来的娴熟稳妥,不知不觉间,多了几分细心。

母亲搬来同住后,这两只鹦鹉便成了她晚年好伙伴。母亲白天独自在家,经常对着笼中鹦鹉说话。鹦鹉似通人性,扑着翅膀凑到笼边,歪着脑袋啾啾鸣叫,像是在回应老人的问候。母亲会仔细添上一点新鲜的青菜叶,换上干净的清水,指尖轻轻触碰它们柔软的羽毛,眉眼间漾着微笑,白天一人在家的孤寂,都被鹦鹉的欢趣驱散。

这哪里是做豆花,分明是在磨性子。

最让我惦记的,还是那一勺“黑糖膏”。这不只是兑了水的糖水,阿婆熬得那叫一个“稠”。简单说,这糖浆得能在勺子上挂住,倒下来像一条黑色的丝绸。以前我嘴馋,总让阿婆多浇半勺,结果甜得发腻,反而把豆子本身的清香给压住了。现在懂行了,就要那层薄薄的糖衣,看那深琥珀色慢慢地往白嫩里渗,像水墨画一样晕开。吃的时候,连豆花带碎冰一起“吸”进嘴里。冰凉滑嫩的触感,加上花生碎在齿间“咔嚓咔嚓”的爆破感,啧,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声音。

有时候我也犯嘀咕,现在的外卖软件上,豆花十块钱三盒,装在塑料盒子里,方方正正,像工业零件。哪像阿婆这碗,每一碗的形状都不一样,那是手工的温度。

一碗下肚,胃里暖烘烘的。走出巷口,阳光正好打在脸上。不管这世道变得多快,只要阿婆的陶缸还在,这口温热,就永远是那个叫“厝”的地方。

大女儿学着手机短视频的样子,耐心教鹦鹉说话。每日放学回家,便守在笼旁,一字一句重复着“你好”“吃饭了么”。起初鹦鹉只是懵懂地歪头张望,偶尔发出几声杂乱的鸣叫,惹得姐妹俩咯咯直笑。可她从不气馁,日复一日坚持着,写作业的间隙都跑去跟鸟儿说上几句话。小女儿则更喜热闹,常常捧着绘本坐在阳台,一边给鸟儿讲故事,一边模仿它们的叫声,慢慢地,两只鹦鹉开始不太清楚地发出“你好”的声响。

闲暇时,我们一家人围坐阳台,看鹦鹉在笼中嬉闹。它们时而并肩啄食,时而追逐嬉戏,时而昂首高歌,灵动的模样总能逗得众人开怀。母亲坐在藤椅上,看着追逐打闹的孙女,听着不绝于耳的鸟鸣,脸上总是挂着安详的笑容。她说,自打有了这两只小鸟,家里热闹了许多,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
女儿们总说,这两只小鸟是家里的小福星。我深以为然,它们带来的不只是悦耳的鸣叫,更是成长的欢喜,是晚年的陪伴,是一家人相守相伴的幸福。寒舍不大,却因这一对生灵盛满了欢趣,岁岁皆安,日日皆甜。

青石街 1626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每一页都算数

□山东禹城 程先利

我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了,是我自己不想读的。我当时觉得读书没什么用。那些书我也真读不进去了,那些方程式,那些三角形,它们认识我,我不认识它们。就这样,我走进了我们县最大的工厂,棉纺织厂。

我的第一份工作,是给新织布机装电子计数器。听起来有点技术,其实不是,就是刨地沟,砸墙,用钢锯切铁管子,每天累得要命。下班的时候,整个人像散了架。我想逃,可没地方逃。自己选的路,退不回去。

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人人都说,要尊重知识,尊重学历。考上中专,全家就能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。厂长是大学生,车间主任也是。像我这样的,只能出力气,每个月领二十四块学徒工资。我不甘心,闲下来的时候,我就拿起书看。也不知道是我不够聪明,还是不够有恒心,总是看一阵,热血几天,过一阵,又懒下去。日子就这样,在劳累和麻木里打转。有句话说得对,不吃读书的苦,就要吃生活的苦。生活是公平的,对谁都一样。

我有个工友。他高中没读完,在社会上磨了五年,又回去读书了,上了电大。

后来,我也决定去读书。我没选那时最流行的夜大、函大,而是选了最难的一条路,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。整整三年,一门一门地考,像过关打仗,整个地区,能拿到毕业证的人,很少很少。我们县里,上千人报名,第一轮考完,七个专业,最后就我们两个人毕业了。其中的辛苦,只有自己知道。

后来,我终于拿到了那本毕业证,红色的封面。但我没有觉得特别兴奋,没有那种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轻快。真的读了一些书之后,心里反而平静了。好像看懂了一些以前不懂的事,也放下了一些以前在乎的东西。你读过的书,没有一本是白读的,每一页都算数。它们像一块一块小小的砖头,你不知道它们具体铺在哪里,但总有一天,你会发现,那些吃过的苦,那些读过的书,已经在脚下悄悄铺成了一条路。一条也许不算平坦,但足够宽阔的路。它不能让你飞起来,但能一步一步,带你走到你想去的地方。

偶遇

□南京 明前茶

2023年,小宣从英国研究生毕业,她在写论文期间,就通过了上海张江一家医药企业的远程面试,公司人事嘱咐她:“项目十分紧张,回国就来上班。”

彼时,小宣还没找到住处,她拖着两个27寸的大箱子下了飞机,能找到的上海联络人,就是母亲的一个多年文友,是一位快50岁的女编剧。谁承想,在女编剧公司楼下,这位好似《爱情神话》里走出来的阿姨,见到小宣就问:“能委屈你做几天沙发客吗?反正阿姨也单身,有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。你可以一面办理入职,一面定下心来找房子。”

小宣就在阿姨家中住了四天,这四天,她近距离地观察到一个大都会女子,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;阿姨的房子高居22层,她将阳台布置成一个绿意葱茏的工作室,到处放满了咖啡豆、咖啡杯,阿姨收集的手工登山杖,阿姨在世界各地冲浪的美照,阳台的巨大隔音窗打开时,可见夕照照亮了一大片石库门房子的屋顶,那些屋顶,就像大鱼温柔翻滚的脊背一样,而无数夜鸟就在这大鱼的脊背上飞舞。

这是小宣在上海生活的奇异开端:白天,作为一个怯生生的新人,她被那些英文说辞像机关枪的同事,以碾压级的速度催促,她中午仅以便利店的三明治果腹,马不停蹄地爬楼找房,自卑与犹疑像热汗一样,痒酥酥地爬满了她的脊背;而在夜晚,阿姨的家像风浪尽头的港湾,暖暖地候着她,阿姨教她如何用电饭煲做冬阴功汤和咖喱牛腩饭,用电蒸锅蒸脱骨鸡爪、小米排骨和软滑如玉的海鲜蛋羹,阿姨示范如何在房中放投影,并适配四个迷你音箱,让电影与交响乐视频都有恢宏的空间感……阿姨教她如何在谋生的缝隙里,与音乐、文学、艺术与美食携手跳一曲探戈,好恢复信心与元气。

这四天,小宣与阿姨每晚畅聊对爱情的想象以及要参加一支乐队的梦想。阿姨把自己加入乐队的时间定在“退休后”,小宣大胆定在“一年后”,阿姨眼睛都亮了,说:“你的第一场演出,多小的场子,我都会去捧场。”

四天后,小宣找到合意的房子,搬了出去。之后她为工作所困,整整两年多,与阿姨再没相见。她知道阿姨换了公司,成了短剧编剧,知道她还住在原来的地方,体重减了7公斤,还满世界在追老牌歌手的演唱会。她有时骑着共享单车路过阿姨家楼下,思量再三,并没有上去敲门。她逐渐意识到,这是一段近乎传奇的偶遇,她与阿姨,仿佛两艘各有去向的海轮,互换过珍贵的补给,也拯救过对方的寂寥,但这并不等于说,她们将要同行。这是大城市独立女性的行事规则:在你走上正轨之时,我将静悄悄地目送你,不要来回馈。

小宣觉得,她与阿姨重逢之时,就是她作为电吉他手上台之时,彼时,场子很小,电吉他手会坐在离前排观众只有一米五的地方,她将看到阿姨的笑容与泪光,那是另一艘海轮发出的旗语,她一定能秒懂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